

终身课题



终身课题

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创作选(小说)

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4年2月第1版
1974年2月第1次印刷
印数 1-100,000 册
书号 10100·072 定价: 0.45 元

目 录

红歌	如东县	林启楨 (3)
车辙	海安县	夏坚勇 (16)
终身课题	宝应县	刘企慎 (25)
新闻	如皋县	汪 强 (36)
我那丫头	溧阳县	袁荣生 (47)
十年树木	邳 县	秦有功 (58)
推荐	如皋县	石太原 (77)
“粮”大爷	海安县	沈玉成 (86)
半边天	赣榆县	张文彬 (99)
海花	海安县	张贵驰 (110)
女闯将	海门县	姜红涛 (120)
育秧日记	江苏生产建设兵团	陈继华 (135)
新的射手	启东县	宇 枫 (144)
服务员	射阳县	王国英 (153)
老伧头	东海县	杨怀骏 (162)

铁扫帚	丰县	梁 昭 (170)
饲养员和他的孙女	溧阳县	辛 昌 (179)
三说龙三	宝应县	沙敏农 (185)
窑洞灯光	海门县	江海春 (197)
雨后新苗	邳 县	宋 梅 (210)
柳树庄新辈	建湖县	顾育豹 (220)

目 录

红歌	如东县	林启楨 (3)
车辙	海安县	夏坚勇 (16)
终身课题	宝应县	刘企慎 (25)
新闻	如皋县	汪 强 (36)
我那丫头	溧阳县	袁荣生 (47)
十年树木	邳 县	秦有功 (58)
推荐	如皋县	石太原 (77)
“粮”大爷	海安县	沈玉成 (86)
半边天	赣榆县	张文彬 (99)
海花	海安县	张贵驰 (110)
女闯将	海门县	姜红涛 (120)
育秧日记	江苏生产建设兵团	陈继华 (135)
新的射手	启东县	宇 枫 (144)
服务员	射阳县	王国英 (153)
老伧头	东海县	杨怀骏 (162)

铁扫帚	丰县	梁 昭 (170)
饲养员和他的孙女	溧阳县	辛 昌 (179)
三说龙三	宝应县	沙敏农 (185)
窑洞灯光	海门县	江海春 (197)
雨后新苗	邳 县	宋 梅 (210)
柳树庄新辈	建湖县	顾育豹 (220)

红歌

如东县 林启祯

地区大专院校临时招生办公室亮起了灯。来自地区各县的招生小组的代表们，还在对各县报来的名单逐个进行认真的复审。

此刻，对收不收肖红歌展开了争论。她是个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，在进行口试和文化考查的时候，她没有参加。

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同志站了起来，他显然有些激动地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说：“难道我们能仅仅简单地用卷面成绩来衡量一个考生吗？……”他是赴肖红歌那个县小组的代表，省音乐学院参加本地区招生工作的黄学高同志，一个受人尊敬的老教师。

“关于怎样正确地、全面地去看一个青年，这问题我以前也不能正确地解决，可是通过和红歌这姑娘的接触，我知道了。”老黄缓缓地说起来，“同志们，我讲一讲红歌的事，或许你们也会理解的……”

—

我第一次见到红歌，还是在两年前……

那天，我乘内河轮船来到全县有名的山歌之乡——青垞公社。

提到青垅山歌，听到过的人都一致赞扬。那一次我去青垅，除了收集山歌之外，还有发现一些新歌手，收进音乐学院专门培养的任务。

山歌之乡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我刚跨下轮船，踏上青垅的土地，就领教到了。

暖和的春风迎面扑来，带来泥土的清香，带来争先开放的不知名小花的幽香，也带来了歌声。有独唱，有对唱，有领唱齐唱，好不热闹。展眼望去，到处是一片繁忙的春耕景象。

我问着路，向青垅大队走去。一路上，各种各样的山歌绕耳不歇。我不时地掏出笔记本，记下了一些曲调和唱词。刚走到青垅大队，一阵银铃般的歌声飞了过来：

春风吹绿柳树梢噢，
我的耕牛遍地跑哟，
牛儿迈步浑身劲噢，
我把山歌噢，唱起来哟嗨……

歌声马上把我吸引住了。多好的歌喉！轻松地转上一个很高的音，一下又陡降一个八度。声音既清脆又圆润。由于感情真挚，听起来使人感到是那样的亲切。

顺着歌声望去，那边，一个姑娘扶着犁，熟练地耕着地。随着泥浪翻卷，一串串歌声飞了出来：

秋风吹来稻谷黄噢，
牛儿驾车跑得欢哟，
拉得金山千万座噢，
我把山歌噢，唱得高哟嗨……

在不远的地方，我按照社员们介绍的面貌特征，找到了大

队党支部书记。他正在田里，一边挥动着钉耙，一边和一个白胡子老头儿谈着话。听了我的来意之后，支书爽朗地说：“好，欢迎。必要的话，我给你找几个好歌手，唱它一阵。”

听他提到好歌手，我不禁转眼向那唱山歌的耕田姑娘望去。

“要讲好歌手，我们的红歌要算一个。”白胡子指着那姑娘说。

支书向我介绍，红歌是插队知识青年，原先是铁姑娘突击队队长，现在当了耕牛饲养员，是牛爷爷——这位白胡子老头的徒弟。站在一边的牛爷爷自豪地笑着向我点了点头，算是打了个招呼。我很高兴：这姑娘不就是我们学院所需要的吗？当我把这个意思向支书说出时，牛爷爷忽然沉下了脸，显得有些不自在。接着转身走了。

支书望着牛爷爷的背影笑了。

我疑惑地望着支书。

支书笑着给我讲起牛爷爷和红歌的事。

原来，这牛爷爷从合作化时起就当饲养员，兢兢业业地为集体饲养十多头耕牛，“牛爷爷”这外号就是这样得来的。近年来，牛爷爷的身体不象早先那样硬朗了，他有气管炎，腿又有较重的关节炎。经一再动员，他才同意不当饲养员，可在新饲养员人选上，他非得让红歌接任不行。

牛爷爷对红歌的信任不是没根据的。红歌一到农村，就是向牛爷爷学耕田的，红歌的脾气他最了解。每次使完牛，姑娘都要割一筐最鲜最嫩的牛草；她使的牛，见不着半条鞭印；队里有头豁鼻子母牛，生了病，好多人认为这牛不行了，准备把

它宰了。牛爷爷拦了下来。在饲养这头牛的日子里，红歌是牛爷爷最好的助手，她起早摸黑地给牛熬药，牵牛蹒跚；每次外出开会，她都要到处找老兽医请教治牛病的法子……就这样，老牛的病一天天好了起来。所以，牛爷爷一口咬定要红歌接班。可是，红歌是铁姑娘突击队队长，要调出来没那么容易。为了这事，铁姑娘们对牛爷爷还有意见哩！……

说到这儿，支书笑着说：“同志，要红歌去艺术学院，我们没意见，这样的好青年，应该尽先让国家挑选，可……”

回到大队办公室，刚坐下，忽然窗口两条短辫儿一闪。支书眼尖，说：“看，红歌来了。”

说话间，红歌已经进来。她是一个直爽的姑娘。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忽闪着。面颊红润丰满，朝气蓬勃。

“红歌，牛爷爷刚找你谈了？”支书问。

红歌点点头，“他告诉我说，有个戴眼镜的老师要收我去唱歌……”

“牛爷爷是什么态度呢？”支书又问。

“他说，”红歌迟疑地望了我一眼，笑了，“他说，我舍不得你去，可这要你自己拿主意。”

支书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
我无可奈何地说：“那你呢？你自己愿意到音乐学院去吗？”

红歌轻声说：“不，我不去……”

窗外，突然发出一阵强憋已久的咳嗽声，打断了我们的谈话。

支书站起来，扯着嗓子对窗外说：“你这老犟牛，进来嘛！”

牛爷爷的脑袋伸进窗口，向我笑笑说：“这位老师，少陪了，红歌给我那豁鼻子牛找来了秘方，我还得去抓几副试试哪！”说着，咳嗽着走了。

“这老犟牛！”支书又向外喊：“你别去，派个小伙子去。”

“爷爷，待会儿我去。”红歌也叫着。

牛爷爷大概没听见，支书追了出去。

屋里就剩下我和红歌两人。我说：“红歌，你的嗓子很好，应该去。”

“不，我离不开这地方。”红歌还是摇头，“我刚来那会儿，什么也不懂，是贫下中农教育我的。我要和贫下中农一起，扎根青垅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贡献。再说，我锻炼得还很不够！”

“难道你不爱唱歌吗？”

“我爱唱歌。可我妈妈说，在火热的战斗生活中，能唱出最美最好的歌。我妈从前是文工队员。我妈说，在战斗中为战士们演唱，鼓励战士们奋勇前进，英勇杀敌，那是很光荣的！”

这些我理解。我就是在激烈的战斗中受战士们英勇事迹和战斗情绪的感染，才开始创作歌曲的。

“同志，我妈说得对：在劳动中，和贫下中农在一起，我就觉得山歌唱得更好，干起活儿更有劲。我们也在战斗啊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、为支援世界革命而战斗！……”

她说得那样诚恳、真挚，使我深受感动。我能理解这个热爱贫下中农，热爱农村战斗生活的青年的心。

二

这次参加大专院校招生工作，我们小组到了红歌所在的县。由于我对青垵比较熟悉，在调查下面推荐情况的时候，就分配我去那儿。

我在公社看到青垵大队送来的推荐名单，其中第一个就是红歌。可是，红歌会愿意离开农村吗？牛爷爷这挡道的脚色又会怎样呢？我决定晚上去参加青垵大队的推荐评议会。

我走过会场时，会议刚刚开始。我首先发现了牛爷爷，他大大咧咧地坐在会场中间的一个位置上。看他那架势，一定是在争取第一个发言。果然，牛爷爷站了起来。“我先说，今天开会，为红歌上大学的事要大伙儿辩论辩论。依我看，没什么辩论的，红歌是个好姑娘。刚来那年还是娇嫩嫩的，现在呢，谁不夸，谁不赞？前年我要她来饲养场时，那些铁丫头的还嚷着要扯我老头儿的胡子呢，哈……大学这门坎儿，我们村只有个别人进出过，今天，我们要把红歌送去，一定要送去！大家说，对不对？”

人们笑着、嚷着，支持牛爷爷的意见。

我惊奇地看着牛爷爷，是什么钥匙开了这把锁？我望望支书，他满意地眯着眼笑着。

牛爷爷还站在中间神气地嚷着：“那边姑娘们怎么了？快发表意见啊，哼，我知道你们打的什么鬼主意，你们做梦也在想着收回你们的队长，是吧，这可办不到！你们要是不同意红歌上大学呀，不管是铁姑娘还是钢姑娘，我老头子要扯她的小辫儿！”

姑娘们嚷开了。“谁不同意了？”“就你积极……”“老犟牛！”……

评议会还有什么开的呢！只等着红歌表示态度了。我在人群中寻找那熟悉的面庞，却没有。大伙儿也在嚷着找红歌。

牛爷爷说：“去几个姑娘到牛房，把红歌换出来。我们的豁鼻子要生犊儿了，红歌守着呢！”

于是，去了几个姑娘，把红歌拖来了。

红歌激动地望着大家，两眼晶亮，双颊通红。“我决不辜负党和贫下中农的希望，……”

我碰了碰支书，两人一起走出会场。

月儿弯弯，星光闪闪。微微凉风送来了丰收的气息，刚割过早稻的田地又整得平平的，就要插晚秧了。

“真想不到，牛爷爷竟会这样开通。”我说。

“开通？”支书不解。

“嗯，推荐红歌上大学呀，这次倒好，上次差点把我吃掉。”

“哈……”支书笑起来，“这还想不到，他是个爱牛如命的牛爷爷呀！”

“牛？”我惊奇了，“牛和唱歌有什么关系呀？”

“什么？唱歌？”支书不解地瞪大眼睛，忽地，他明白了，“哎呀，你这老师，做梦都想让红歌上音乐学院！”

“怎么，她不上音乐学院？”

“红歌要学兽医。”

这确实是出我意料的。

“就在饲养豁鼻子牛的日子里，红歌摸索出了点门道，你知道，我们这儿缺兽医，全公社就三个医生，哪忙得过来呢！红

歌借来了医书，一边学一边给豁鼻子治。不懂的，就去请教，凭这股子劲，把牛治好了，这不，还怀上了犊子。现在，她已经负责几个大队的牲畜疾病预防工作了。”

“真是个好姑娘！”我不禁感叹着。

“是啊，她走，有些人舍不得呢！牛爷爷倒想得远，他说，她学兽医毕业后不单医术更行，还能给我们培养出更多牛马医生。”

我们谈着，朝那亮着灯光的牛房走去。

从窗口向里望去，红歌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书。与过去相比，显然有点瘦了，当我们走进去时，红歌正站起来，点上一条艾。

支书笑着说：“嗨，红歌真客气，怕我们挨蚊子叮哪。”

红歌说：“不是为你们点的，是为它。”她指了指母牛。说着，就蹲在地上，给母牛做胎位按摩。汗珠从额上渗出来，一颗颗挂在腮上。

支书关切地说：“红歌，要注意休息呀！”

红歌抬起头，笑着说：“看书就是休息。”她朝那本《兽医学》呶呶嘴。

“为了了解情况，听说还要进行文化考查，你抽空复习复习功课。”

“没时间啊。”

支书说：“给你几天假。”

“不行，”红歌摇摇头，“老母牛快要生了。”

这时，牛爷爷跨进屋。他捧着一迭书，放到红歌面前。“红歌，这是我老二家秀兰的书，你拿去看。复习复习还是要的，

大家都希望推荐你去上大学呀！”

红歌眼中泪花一闪，猛地抓住牛爷爷的手：“爷爷，……”

我看到了牛爷爷的一片心，青垅贫下中农的一片心，我也和红歌一样，感到万分激动。

三

明天就要进行口试了，各公社被推荐的青年都到了县城，可就是不见红歌，问青垅公社带队的文教干事，说是已通知过了。

等到晚上，还没见到红歌。我立即找到正在县里开会的络腮胡子支书，他也很着急。我们商量了一下，就骑上车摸黑向青垅赶去。

刚进村，我们就碰见正提着马灯往家去的牛爷爷。一见面，牛爷爷就朝着支书说开了，“大喜事，豁鼻母牛生了个活蹦乱跳的犊子，是难产，羊水都不见了，险哪！要不是红歌稳得住，老少全完啦。”

支书听完，问：“红歌在哪儿？”

“在牛房，出了什么事啦？”

“你这老犍牛，早几天还吵着要送红歌上大学，可明天就要口试了，你倒把她留在家里……”

“哎呀！”牛爷爷一听也急了，“谁把她留在家里了，她自己不讲嘛！”说着，一抬腿就咚咚地向牛房走去，我们也跟在后面。

牛房里，只有牛爷爷的孙女秀兰守着，秀兰说，红歌给小牛熬稀粥去了。

铺边的小桌上，放着钢笔和笔记本。我以为是做的习题，就翻开了。想不到，里面竟写着这样一段话：“早上接到公社的通知，思想斗争很激烈。到底去不去参加考试呢？如果去，我不放心牛。要是不去，这不辜负了贫下中农推荐我上大学的一片心吗？……”

我心里明白了。不过，她现在怎样想呢？是怎样决定的呢？

牛爷爷正向支书讲昨天发生的事情：“谁能想到呢，就是这头要宰的病牛，竟能生小牛！多亏红歌懂医，到底给接下了，可老牛又出了事，说是叫、叫……”

“小牛过大，引起子宫破裂。”秀兰插嘴道。

“对、对，就是这病。昨晚，红歌一夜没睡，到底把老牛救过来了！”

红歌端着一钵粥进来，向我们点点头，便又忙起来。

牛爷爷一把拉住，“红歌，放下。马上跟这位黄老师走，考试去！”

“那牛怎么办？”红歌柔声问。

“有我，还有秀兰！”牛爷爷拍拍胸脯。

“如果老牛病重了咋办？！”

“我去请医生。”

“医生不在呢？”

牛爷爷没词了，一下坐在凳上。

我对红歌说：“大家都希望你上大学，回来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。”

红歌轻声说：“我到农村四年多来，贫下中农教育我，关怀

